

岳陽樓與范公井

孫貴頌



上世紀末與本世紀初，我曾兩次遊覽位於湖南省的岳陽樓。

岳陽樓、黃鶴樓、滕王閣，稱為「江南三大名樓」。從建築藝術的角度端詳，它們是「並列」的；而如果從文化角度審視，不是溜鬚拍馬，我以為岳陽樓當推第一。

這要歸功於主持重修岳陽樓的滕子京，他在修書予好友范仲淹請其為岳陽樓作序時寫得明白：「竊以為，天下郡國，非有山水環異者不為勝，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文字非出於雄才巨卿者不為著。」（《與范經略求記書》）此乃真知灼見。黃鶴樓，有崔顥題詩；滕王閣，有王勃為文；而岳陽樓，在滕公修建之前，已有李白、杜甫兩位文壇巨擘為之留下傳世詩篇。但滕子京意猶未盡。岳陽樓如果在李杜名詩的基礎之上再添以名文，雙管齊下，保准可以奪得天下第一名樓！於是，便有了范仲淹的《岳陽樓記》。

此時，范仲淹正遭貶鄧州，與岳陽樓緣一面，但他卻借題發揮，通過寫景而抒情，抒情以寄志，寫出了千古雄文。從此，「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便成為得志達官貴人的座右銘與失意遷客騷人的口頭禪。

由岳陽樓，想起與范公有關的兩口井。

二〇〇一年，我曾去延安，遊覽寶塔山（又稱嘉嶺山）。山半處，有范仲淹所題「嘉嶺山」石刻。萬萬沒有想到，在山的北麓，竟然見到一眼「范公井」！使我頓時有他鄉遇故知之感。那時我還在山東青州生活，當地也有一口范公井。據《滄水燕談錄》記載：「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龍興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湧出，公構一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名之曰范公泉。」范仲淹以戶部侍郎知青州，是他在官場所站的最後一班崗，又是其人生旅途的尾聲。他以羸弱之軀，為民生福祉



岳陽樓

網絡圖片

金獎第N名

汪強

近期，全國「魯迅雜文獎」評獎結果揭曉。在多篇相關報道中說，某某獲金獎第N名或某某獲銀獎第M名。我以為這個說法值得商榷。

此次評獎活動是由全國雜文學會聯誼會和湖北省雜文學會共同舉辦的。參評者有沒有獲獎、獲什麼獎，只能以舉辦者所公布的結果為準。從公開的檔上看，此次雜文創作獎只分金獎與銀獎，而沒有對金獎與銀獎的獲得者再分別排名。因而，我們從檔上查不到某某是金獎第N名。這麼說，也就缺少根據。

可能有人要說，他是有根據的，某某的姓名及其作品排在金獎得主名單的第N行，一個獲獎者一行，他不就是第N名嗎？不對！舉辦者並沒有說名單是按獲獎名次排列的，怎麼能說排在第N行，就是第N名呢？怎樣排列，是舉辦方的權利，不用說在評獎結果中沒有排名次，就算是排了名次，在名單中也可以不按名次排列，假如願意，用抽籤的方式排列也未嘗不可。在公布的檔中雖然沒有說排名不分先後，但也沒有說按名次排名呀。名單上的先後順序是怎樣排列的，解釋權在舉辦方，其他人可以猜測，但不可能將猜測當事實。

為什麼要強調是金獎第N或銀獎第M呢？無非是要表示這樣的意思：某某不僅是金獎，而且名次靠前，是優中之優。或某某雖然只是銀獎，但名次很靠前，差點兒就是金獎。然而，即使獲獎名單是按得獎多少排列的，也不能肯定排在前面就一定好一點，排在後邊的一定差一點。比如，排在金獎名單第N

竭心盡力，為江山社稷親躬親為，在青州大地上書寫着「先憂後樂」之歌。到任之際，正值河朔遭受水災，河北一帶流民，大批湧入山東，青州之域尤多，每日進城求食者達數千餘。范仲淹急忙上書，奏請朝廷，建議將官廩中糧食，只留出一年軍需，其餘全部先以賑災，解燃眉之急，流民遂免遭饑饉之苦。稍後，青州一帶紅眼病流行，人們備受其苦。范仲淹得知後，親自到民間查訪，了解發病原因，收集驗方，並派人上山採挖草藥，汲醴泉之水，調治藥湯，令害眼病的人洗用，療效甚佳。不久，紅眼病便得到了有效遏制，百姓感念范公恩澤，遂稱醴泉為「范公井」。而延安寶塔山上的這口范公井，則是北宋康定元年，西夏頻攻延州，范仲淹請命禦敵，勵精圖治，強固城池，加強軍事防備，抵禦西夏進犯。延州眾志成城，軍心大振，多次擊退西夏元吳軍。夏人相誠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也。」范公又命人在寶塔山上鑿井，此井深二十四米，往下鑿石，直通延河，四周以石塊堆起。這樣，即使軍民遭到敵人圍困，也可岌岌不動。後，鄉民感其恩德，建范公祠，並將其所鑿之井命名為「范公井」。

延安與青州兩處范公井，既是范仲淹一生「出將入相」、「文韜武略」的實踐證明，更是人民對范仲淹人品操守、豐功偉績的感念。但是，對於范仲淹，他還應當擁有一座豐碑，讓人民用來緬懷，藉以景仰，發思古之幽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岳陽樓應運而生。

岳陽樓在「慶曆四年春」之前，僅僅是一處名勝古蹟，而在滕子京重修並請范仲淹撰寫《岳陽樓記》之後，才樓以文顯，聲名大振。毫不誇張地說，岳陽樓是贈給范仲淹的一枚巨大勳章，《岳陽樓記》是范仲淹一生的真實寫照。岳陽樓不但成了一座藝術之樓，而且昇華為一座文化之樓、思想之樓，作為人們懷念范公的精神寄託，擔當起「先憂後樂」的時代坐標。岳陽樓是歷史古蹟，《岳陽樓記》則是精神豐碑。

我十七歲以前是在老家（浙江金華的一個小山村）度過的。那時候家裏沒有收音機、電視機，當然更沒有電腦網絡。平時最有趣的文化生活，就是聽大人們講各種武俠英雄、才子佳人、妖魔鬼怪的民間故事。儘管那些故事不知是什麼朝代的，也不知發生在哪裏，但他們竟然都能用本地話流利地講出來。我父親不識字，但他能講《西遊記》、《水滸傳》、《薛仁貴征東》等長篇故事，我腦子裏孫悟空的形象就是從我父親那裏聽來的。對於大人來說，自編自唱的山歌是體力勞動的伴奏，婚喪喜事上的哭唱則是儀式的一部分。我還記得鄰村有個老大爺，只要村裏有紅白喜事，他就會不請自到，坐在那兒連哭帶唱幾個小時，就像開個人演唱會似的。春節期間，最重要的娛樂活動是看戲。我們老家流行婺劇，以前很多村子都有自己的戲班子，冬天農閑時集中排練，春節期間就在本村和附近村子演出。婺劇用金華話演唱，跟我們老家話差別很大，不過大家基本上能聽懂。對當地老百姓來說，婺劇

行的與第N+1行的，有可能得票相同，如以單純以得票排名，則兩人就應該並列第N名，將排在第N+1行的說成第N+1名，似乎就說低了他。說極端點，也有可能金獎的獲得者得票都相同（從統計規律看，這種概率是存在的），那排在第N+1行的既不比前邊的名次差，也不比後邊的名次好。

況且，評選文章不像賽跑，不像舉重比賽，不同的人做賽跑裁判或舉重裁判對比賽結果一般毫無影響，文章的評獎活動一旦換了評委，則評選結果就有可能出現大的變化，原來落選的文章可能得金獎，原來榮獲金獎的文章可能會落選。甚至還有這樣的情形：評委不變，換一個時間或換一個環境，結果也可能有較大的不同。因此，文章獲獎只能說明它在評獎的那個時刻，得到了評委的認可。通常來說，能得到認可特別是得到高水準評委認可，確實說明文章自有它的妙處，否則哪能打動評委？但有比評委更重要的，那就是讀者的認可，好文章要能經受讀者與時間的檢驗。

本次全國「魯迅雜文獎」評獎活動為首次，有眾多的名家參與，能獲獎實屬不易。評委的陣容比較強大，能得到這些評委的認可，也確實表明了作品的品質。誠如主辦者所說，獲獎作品不僅具有思想性、批判性、建設性、時代性，而且具有藝術性、獨創性、通俗性、趣味性，可謂百花齊放，精彩紛呈。一些記者為本地區、本單位的雜文作者獲獎而高興，這也在情理之中。但無論有多高興，寫報道還須謹慎。不謹慎，問題就來了。本無名次，卻說某某為第幾名，這是失實。同時，還容易讓人誤解獲獎者，以為第幾名是他自己說出來的，至少是他同意你這麼報道的。

巴黎地鐵

小雪



搬到巴黎前，我對巴黎地鐵的印象停留在十年前來旅行的時候。

我隻身一人在那個寒冷的巴黎雪天，搭乘地鐵從羅浮宮回酒店。整節車廂沒有一個空位，卻也只有我一人沒有座位。我一隻手扶着靠背上的扶手站着，另一隻手拎着大包小包的東西。

地鐵晃動得很厲害，車廂裏白色的燈隨着晃動的弧度一會兒亮一些一會兒暗一些。突然，一個急剎車，我便踉踉跄跄，從車廂的左面飛到了右面。地鐵上其他人也有從座位上彈起，然後又落到了座位上，他們並沒有慌張的樣子，安靜地坐着。廣播開始了一段語速極快的播音。突然，車廂的燈全部滅了，引擎也停了，周圍一片寂靜和漆黑。

約莫過了兩三分鐘，燈又亮起來，地鐵又慢悠悠地開動了。不慌不忙不緊不慢，這

千百年以來，中國各地方言在充當地區性交際工具的同時，還作為母體，創造、衍生出了豐富多彩的地方文化形態，其中最為直接和重要的就是口彩、禁忌語、隱語、順口溜、諺語、歇後語、謎語、童謠（兒歌）、搖籃曲、民歌、曲藝、戲劇、民間故事、吟誦、祭祀詞等等文學、藝術和民俗物事。可以說，在中國，沒有哪一個地方沒有本地世代相傳的文學藝術和娛樂活動。反過來也可以說，籠統意義上的中華傳統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植根於民間土壤深處，留存於社會大眾之中的。

我十七歲以前是在老家（浙江金華的一個小山村）度過的。那時候家裏沒有收音機、電視機，當然更沒有電腦網絡。平時最有趣的文化生活，就是聽大人們講各種武俠英雄、才子佳人、妖魔鬼怪的民間故事。儘管那些故事不知是什麼朝代的，也不知發生在哪裏，但他們竟然都能用本地話流利地講出來。我父親不識字，但他能講《西遊記》、《水滸傳》、《薛仁貴征東》等長篇故事，我腦子裏孫悟空的形象就是從我父親那裏聽來的。對於大人來說，自編自唱的山歌是體力勞動的伴奏，婚喪喜事上的哭唱則是儀式的一部分。我還記得鄰村有個老大爺，只要村裏有紅白喜事，他就會不請自到，坐在那兒連哭帶唱幾個小時，就像開個人演唱會似的。春節期間，最重要的娛樂活動是看戲。我們老家流行婺劇，以前很多村子都有自己的戲班子，冬天農閑時集中排練，春節期間就在本村和附近村子演出。婺劇用金華話演唱，跟我們老家話差別很大，不過大家基本上能聽懂。對當地老百姓來說，婺劇

既是最重要的娛樂方式，實際上也是一種重要的教化途徑，甚至可以說是生活的一部分，通常每個人都能哼幾句。

娛樂也好，教化也好，背後都離不開方言。對於這些不識字、沒「文化」的農民來說，是方言傳遞了來自祖先的聲音和教誨，是方言活躍了他們的文化生活，滋養了他們的精神世界。

不過，「文革」期間，地方民歌、曲藝、戲劇被禁止演唱，全國八億人民八個戲。而傳統京劇也變成了所謂「革命現代劇」，唱腔都是普通話。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電視機在農村普及，動畫片、電視劇鋪天蓋地，當然清一色都是普通話的，延續了千百年的地方文藝被普通話節目全面取代。沒有人用方言來講故事了，沒有人用方言來唱歌、演戲了，地方文藝的血脈中斷了，在年輕一輩那裏，很多東西似乎從來都未存在過。

方言的倉皇退場，其實不止於文藝或文化領域。在日常生活中，方言的地位、作用和影響同樣在不斷弱化，其結構系統和表達功能也日漸萎縮。拿我自己為例，我離開家鄉快四十年了，方言發音雖然還很地道，但如果要用方言敘述時事話題就難以成句，因為有很多新詞和書面語用方言說不出來。前不久我回老家參加一個座談會，在座的都是同一個鎮的人，但會議從頭到尾都是普通話，甚至到了餐桌上也常常蹦出普通話來。

以前，人們都是用方言交談，用方言講述，用方言演唱，甚至用方言創作。如今，方言只限用於談論最日常生活化或者說最簡單的話題，至於文學藝術，對不起，只能請你看或聽普通話。問題是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你得懂普通話。我母親有個普通話也不會說，她看電視就只能看熱鬧。中國人到了美國，第二三代子女文化就

樣的節奏和車廂裏人們見怪不怪的表情真是搭配極了。我安全回到酒店，卻對巴黎地鐵有了一種不安的感覺。

十年後，我回到了巴黎，生活在這裏，地鐵是我每天都要搭乘的交通工具。跟十年前一樣，地鐵偶爾停下來，滅了燈，是大常見的事情。而我也，也變成了坐在座位上淡定的人。

日子久了，我才發現，巴黎地鐵比很多地方的地鐵都有樂趣，因為總會有「民間音樂人」拿着樂器扛着音響來地鐵上表演，然後索取一點零錢。

拉手風琴的最多，因為手風琴的鄉村和民謠氣質是最受當地人和遊客喜歡的。經常能聽到的歌曲都是前蘇聯的老歌，像是我們熟悉的《啊！朋友再見》，有時候人們都會忍不住跟着哼起來。偶爾，還會有一些清唱歌劇的美聲男高音，或者是講故事的演說家，用自己的聲音搭配着地鐵有節奏的轟轟聲去完成表演。有一次還遇到一個拉二胡的中

國樂器，她拉了一曲《二泉映月》，地鐵上少

有見到中國樂器的法國人都聽得入了神。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拉小提琴的老大爺，他身上的黑色燕尾服和領結看起來已經非常舊了，有的地方已經洗得褪了顏色，卻是乾乾淨淨的。頭髮灰白，稀稀拉拉已遮不住油得發亮的額頭了，他拉到激動的時候還忍不住甩一甩他的頭髮，看起來相當帥氣的樣子。手上的小提琴已經很老舊了，發出的聲音有時候能清楚聽到一些雜音，老大爺並不在乎，依然全情投入到他的表演中。當拉完最後一個音節的時候，他一隻手拿琴一隻手拿弓，舉起雙手，然後深深地鞠了一躬。

從頭至尾，他彷彿並不是在地鐵上，而是在一個金碧輝煌的音樂廳表演。車廂裏響起了一片熱烈的掌聲。

這些穿梭在巴黎地鐵間的民間藝人，在他們臉上完全看不到俗稱的「賣藝」的痕跡，他們真的就是在演出。我想，這便是區別吧。

這些穿梭在巴黎地鐵間的民間藝人，在他們臉上完全看不到俗稱的「賣藝」的痕跡，他們真的就是在演出。我想，這便是區別吧。

被徹底美國化，成為黃皮白心的「香蕉人」。那麼，數以億計只能用方言「生活」，不能用方言「文化」的中國人，應該稱為什麼人呢？

當然，名稱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怎樣對待這種現象。一種選擇是，把他們的方言也變成普通話，而使他們的「生活語言」和「文化語言」相一致。另一種選擇是，鼓勵、幫助他們恢復、傳承原有的地方文化，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方言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要努力從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積累的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和智慧，延續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華，展現精神魅力。」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如本文開頭所言，各地的地方文化、方言文化是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對普通老百姓而言，也是最直接、最生動、最豐富的部分。講傳統文化，不能忽視甚至忘記方言文化。想當年，粵語歌曲風靡全國，一曲《萬里長城永不倒》曾激發了多少中華兒女的民族氣概。作家金宇澄用上海話創作的小說《繁花》深受讀者喜愛，列二〇一二年中國小說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並獲茅盾文學獎。最近，一些地方（例如上海、浙江台州、福建永安）的幼稚園、小學開始在校園裏組織開展方言童謠傳唱、方言故事演講等活動，學生、家長和社會反響熱烈。內地網絡綜藝節目《十三億分貝》中華方言歌唱大賽已經開播，該節目陣容強大，風格時尚，令人耳目一新。希望這個勢頭能夠保持下去，更希望有關部門順勢而為，給方言文藝些許空間，讓方言把地方文化血脈延續下去。

也有主動走出首都到外地去謀生求發展的，典型的例子是高適。他也曾豪情滿腹地到長安去謀求發展，沒有成功，卻因為經濟上的原因，自己搬到宋州（今河南商丘）去種地過日子。

其《別韋參軍》一詩大約作於開元八、九年，詩人「屈指取公卿」的美夢已成泡影，遂退而躬耕於梁園廢墟，過着貧賤的生活，他得到韋參軍等友人的幫助，對前途仍然充滿了信心。

特大城市生活費用總是比較高，於是高適便長期把家安在商丘。他多次外出漫遊，每遊至告一段落，就回到這個根據地來。唐朝的年輕人固然很想回首都（長安、洛陽）去尋求發展的機會，但他們並不一味當「京漂」，而是進退很自如的。就是本來家在首都的人，也可以到外地去謀求發展，這同現在某些青年人牢牢死守着大城市的取向不大一樣，天下大得很啊。高適後來遠走邊境，寫了許多優秀的邊塞詩，個人價值得到了實現。對於那種一味坐吃父母老本的人，也就是今天並不罕見的所謂「啃老族」，唐代有作為的青年絕對看不上眼。

高適這樣健康昂揚的心態，頗令人神往，青年人應當不為一時的得失所牽制，不能一蹶不振。當然，社會也要為他們留足發展的空間，不同社會層次之間流通的管道比較順暢，正是「盛唐氣象」得以形成的一大原因。

首都都是好地方，首都以外也有廣闊的天地。長安洛陽要既能進得去，也要出得來。只要自身硬，在哪裏打鐵都是一條好漢！

傳承方言 延續地方文化

曹志耘



既是最重要...

方言的倉皇退場...

以前，人們都是用方言交談...

也有主動走出首都到外地去謀生求發展的...

特大城市生活費用總是比較高...

首都都是好地方，首都以外也有廣闊的天地...

只要自身硬，在哪裏打鐵都是一條好漢！

唐人作客詩

顧農

駱賓王的《帝京篇》也是這麼個路數。先用大量的篇幅寫京城的壯觀繁華，而自我安慰的筆墨也大為增加，說是「春去春來苦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為」，又說自己已下決心離開此地：「已矣哉，歸去來。馬卿辭蜀多文藻，揚雄仕漢乏良媒。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不調幾遭回。沒齒窮途，孫賓閣未開。懷惜長沙博，獨負洛陽才。」

懷才不遇，無可奈何，只好拉出司馬相如、揚雄、賈誼等幾個漢代的名人來安慰自己，爭取到一點精神上的勝利。不過駱賓王後來果然幹了一件名聞古今的大事，幫助起兵造反的寫檄文，把武則天痛罵一頓。

武則天作為政治家風度極好，她經得起罵，有着非凡的雅量，只是批評宰相「失人」。讓才華突出的人物進入體制之內，在首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有利於穩定局面，鞏固統治。在唐朝，士人向上運行的道路算是比較通暢的，當然也不可能人各得其所，心滿意足。

才華固然重要，還得有機遇。詩人杜甫曾經在長安打拚了十年，窮愁潦倒，痛苦之至，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一詩中描寫自己的狼狽之態道：「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遯。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但杜甫頗有韌性戰鬥精神，他沒有走出長安，最後終於找到一條出路，在中樞直屬部門謀得一個職務；只是很快就爆發了安史之亂，玄宗逃往蜀中，杜甫也不得不離開長安。這是大局發生了巨變，不是杜甫所能左右的了。